

摇摆与反复： 美国“百分比计划”进展与走向

覃红霞，杨玉婷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百分比计划”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取消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之后实施的替代性政策，旨在缓和“肯定性行动”造成的种族矛盾，同时保证少数族裔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但在实施过程中，“百分比计划”使得少数族裔新生注册入学率下降，并引发了多方利益冲突与矛盾。虽然美国对“百分比计划”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最新政策却呈现出摇摆与反复，其未来走势不容乐观。

[关键词] 美国；百分比计划；肯定性行动；少数族裔学生；入学机会

中图分类号：G649.1.3/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8)01-0088-09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教育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的招生政策是教育公平的一个集中体现。“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美国政府为消除种族歧视，向少数族裔群体适度倾斜与照顾的特殊政策，但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批评与反对。在教育领域，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率先取消了“肯定性行动”，代之以“百分比计划”(Top Percent Plan)，从而对美国少数族裔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百分比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逆向歧视”的问题，也无法回避来自公平与效率的质疑。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的最新动议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显示美国少数族裔招生政策具有很强的反复与摇摆性，“百分比计划”的未来走势不容乐观，这一政策所引发的讨论焦点问题值得我们仔细研读与反思。

一、从“肯定性行动”到“百分比计划”

1965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签署第11246号行政命令，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帮助不同种族的公民获得平等的就业与受教育机会，标志着“肯定性行动”的正式出台。在此背景下，美国大学积极制定少数族裔学生特殊的录取政策和资助政策，保证黑人、印第安人以及拉丁裔学生可以优先录取，从而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肯定性行动”以道德与良心为出发点，以种族为基础，强调通过补偿与照顾，试图以不平等的手段达到结果平等和实质平等，与宪法平等原则产生了冲突。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的肯定性录取政策频频被诉之于联邦最高法院。^[1]“配额制”和“加分制”都先后被宣布“违宪”，“逆向歧视”将“肯定性行动”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美大学管理中的法律问题比较研究”(项目编号：BIA130080)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覃红霞，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杨玉婷，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联邦政府也一度试图取消该政策，但最后仍决定“修补但不终止”（mend it, not end it），大大削弱了该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90年代《霍普伍德案》（Hopwood V. University of Texas Law School）对“肯定性行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宣布种族不能作为高校录取的依据，否则违宪，^[2]从而直接动摇了肯定性录取政策的基础。由于第五巡回法院管辖范围包括得克萨斯州、密西西比州及加利福尼亚州，这也意味着这些州的“肯定性行动”面临大的变革。

1995年，加州大学校委会率先通过禁止加州大学实施肯定性录取政策的方案；随后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取消肯定性录取政策的《209提案》（California Proposition 209）；1997年，加州大学董事会以13:1的投票表决通过了这一提案，并于1998年全面实施。1999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格雷·戴维斯（Grey Davis）在其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每所公立或私立高中班级排名前4%以上的毕业生，都将被加州大学录取。同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颁布了“本地录取”项目，即“前4%计划”（Top 4% Plan）的高校录取政策，并确定3年后实施。2001年，该计划将年级排名的标准调整为前9%。为了确保不同政策条款的相容性，加州大学董事会同意以双重录取方案对“前4%计划”加以补充完善，对年级排名前4%~12.5%之间的学生予以临时录取，如果这些学生在社区学院内完成前两年课程且获得的GPA（general point average）不低于2.4，也可转学进入申请高校就读。^[3]自此，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第一个以州提案形式废止肯定性录取政策、实施“百分比计划”的州，并促进与推动了其他州的改革。^[4]

紧接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于1997年通过了《588法案》（House Bill 588），即“前10%计划”（Top Ten Plan）。^[5]此计划规定在得克萨斯州就读的高中中学生，不管是不是得克萨斯州居民，只要排名在其高中所在班级前10%即可自动录取到得克萨斯州37所公立大学中的任意一所高校。这一政策的特殊性在于此计

划不仅仅面向得克萨斯州居民，而且面向全部在得克萨斯州就读的高中学生，而不考虑学生的标准化测验成绩或其他任何标准。高校可以要求学生提供推荐信和高中成绩单、组织面试和体检，并要求学生参加作文测试等。过去录取的主要依据——SAT成绩或ACT成绩，仅仅成为判断学生是否需要学术辅导以及入学后跟踪评价的依据。为了保证“前10%计划”的顺利实施，得克萨斯州还为参加这一录取项目的所有高校提供少数族裔奖学金，同时要求每所中学张贴公告，以保证所有学生都了解“前10%计划”及其申请程序。^[6]

2000年佛罗里达州州长吉布·布什（Jeb Bush）签署行政命令《一个佛罗里达动议》（One Florida），即“前20%计划”。该决议取消了肯定性录取政策，确保排名在高中班级前20%且完成必修课的申请人可录取到佛罗里达州的11个公共高等教育机构。为此，佛罗里达州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每三年对录取的少数族裔学生进行专门评估，并将学生多样化作为考核大学校长工作的指标之一。州政府也增加20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相关活动，设立大学入学前学习培训班等。^[7]与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不同的是，佛罗里达州的“百分比计划”并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而是由州政府强制推动实施的。它赋予高校一定的自主权，并不强制要求州内的精英大学必须录取前20%的学生。如果学生的19门必修课成绩平均水平是B，或者他们的GPA成绩低于B，则董事会会有权将学生的GPA成绩与入学考试分数按一定比例进行测算，并决定这些学生是否能够进入州立大学学习。^[8]

至20世纪末，全美先后有8个州取消了肯定性录取政策，除以上3个州以外，还包括华盛顿州、内布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但这些州在废除肯定性录取政策后，出现了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公立大学特别是精英公立大学的人数迅速下滑的现象。为了缓解这一趋势，少数族裔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及佛罗里达州开始实施“百分比计划”。三州的政策具有趋同性，均

以“无种族色彩 (color-blind)、种族中立 (race-neutral)”为原则,对州内高中不论规模、贫富、地理位置和教学质量采取统一标准。其目的是避免肯定性录取政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同时各州政府也希望实施该项目能吸引少数族裔学生、农村学校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从而为学生提供多样的教育环境,实现特色、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9]在“百分比计划”实施过程中,各州都赋予高中非常大的自主权,规定由各高中自行决定年级排名的标准及符合排名标准的学生资格审核,其优先录取资格的有效期为两年。^[10]即,申请者在第一次申请入学当年的前两学年中任一学年毕业于州内公立或私立高中,且学业成绩GPA在高中毕业班级排名达到录取前X%要求,即可向州内任意一所公立高等院校提出入学申请(加利福尼亚州仅指加州大学),且被该校自动录取。一般而言,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申请,高校提前公布学校的录取计划与标准,并对申请者进行审核,筛选过程对所有参与计划的高中与全体学生公开,允许社会监督。

二、“百分比计划”:影响与争议

“百分比计划”出台后得到广泛支持,作为无种族色彩的招生方案,“百分比计划”被认为是提高少数族裔入学率的有效手段,更成为否定肯定性录取政策的充分根据。但随着实践的开展,对“百分比计划”的批评日趋增多,研究者普遍认为“百分比计划”是否能够完全取代肯定性录取政策令人怀疑。

首先,研究者发现三州自实施“百分比计划”以来,立刻出现了少数族裔学生迅速下降的现象,特别是在高选择性大学,高校学生构成多样化的目标远未实现。佛罗里达州最具竞争性的佛罗里达大学,2000年秋季新生中黑人占比11%,而2001年实施“前20%计划”后,黑人学生的注册率降为5%。^[11]加利福尼亚州实行“前4%计划”后,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的黑人注册比例明显减少。1999年加州大学不同族裔录取率为白人40.9%,黑人4.4%,西班牙裔15.8%,亚裔31.5%;实施“百分比计划”后

的2000年,录取率分别为白人学生39.5%,黑人学生3.3%,西班牙裔学生13.8%,亚裔学生33.3%。^[12]到2005年,加州大学录取一年级新生比例亚裔上升至40.1%,黑人学生下降为2.9%,西班牙裔学生下降为12.7%。至2010年,亚裔学生的数量仍占加州大学系统比例的39.8%,2016年这一数据维持在39.5%,远高于亚裔占加利福尼亚州人口总数的比例。对此,研究者指出废除“肯定性录取政策”后实施的“百分比计划”对黑人和拉丁裔学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亚裔则成为“百分比计划”最大的受益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百分比计划”的推行并没有实现公立高校学生构成多样化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三个州不约而同对“百分比计划”进行了调整和改革。2013年加州大学录取了28.1%的白人学生,27.6%的拉丁裔学生,4.2%的黑人学生。2016年加州大学白人学生数量比例只占学生总数的24.6%,拉丁裔学生占到24.3%。如果考虑到拉丁裔人口比例在2014年已经超过白人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第一大族群以及白人人口迅速下降的事实,“百分比计划”离实现学生构成多样化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实际上,由于“百分比计划”过分依赖高中为大学提供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因此当高中本身无法实现种族融合时,如得克萨斯州以黑人高中为主体,则必然出现学生构成单一的情况,而且考虑到高选择性大学毕业率低和高额学费等问题,少数族裔学生申请进入高选择性本科院校的比例非常低,这一矛盾仍是“百分比计划”中的症结性问题。

其次,“百分比计划”进一步激化了多方利益冲突与矛盾,加剧了种族隔离。加利福尼亚州“百分比计划”实施当年,部分少数族裔领导人便试图采取措施,呼吁已经收到秋季入学通知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拒绝入学,以此表达对新招生规则的抗议。他们的理由是“百分比计划”减少了少数族裔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对少数族裔的阶层流动产生了影响。但在种族隔离比较严重的州或地区,如得克萨斯州存在大量以少数族裔学生为主体的高中,“百分比计划”以高中年级排名为单一标准保证了少

少数族裔学生数量有所增长,因此“百分比计划”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研究者批评这种现象也成为加剧种族隔离趋势的助推力。在得克萨斯州,“百分比计划”事实上刺激了种族隔离的高中学校与教育的推行,从而给废除种族隔离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13]同时,研究者也发现,作为“肯定性录取政策”的替代政策,“百分比计划”不仅没有削弱“逆向歧视”,反而激化了成绩较差的学生与成绩较好学生之间的矛盾。在私立精英高中,学生成绩普遍优秀却受“百分比计划”录取比例的限制无法被精英大学录取。但是在农村和郊区学校以及全黑人高中,却可以忽略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校质量,根据各校排名自动获得录取资格。2008年开始的“费雪诉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案”(Fisher vs.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两次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正是“百分比计划”下种族矛盾冲突的证明。该案虽然是由白人提出的“逆向歧视”诉讼,但也清晰地展示了少数族裔内部的隔离与冲突。值得关注的是,在实行“百分比计划”的三个州内出现了新的种族隔离现象,即少数族裔学生大多进入社区学院等开放录取的学校,而高选择性的精英大学却以白人学生为主,加剧了种族隔离的趋势,从而引发了对“百分比计划”更多的批评。

最后,“百分比计划”本身存在设计缺陷,导致了一系列实践问题。第一,“百分比计划”规定学生高中年级的排名是唯一录取标准,而学生的学术评估测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等标准化考试成绩成为了参考标准(得克萨斯州没有SAT、ACT成绩要求)。事实上,“百分比计划”录取的学生较之肯定性录取学生的SAT成绩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这种录取标准的转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误导,甚至是倒退——“高中成绩与分数”取代了综合评价,导致基础教育向应试教育方向转变,学生选课也越来越体现出投机行为,即只关注毕业排名的需要,在课程难度上避重就轻而忽略课程本身以及学生个人兴趣。第二,“百分比计划”导致生源质量下降,加剧了大学毕业率低的问题。在“百分比计划”之下,许多没有达到精英大学学术标

准的学生被自动录取,却无法达到高校的毕业要求,从而造成毕业率低。事实上,如果没有入学后相应的辅助措施(如学业补习和辅导机制、免费住宿和费用减免制度、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缓和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差距和经济压力,少数族裔学生基本上无法顺利完成学业。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该校2005年白人学生的毕业率为87%,黑人学生的毕业率为70%,毕业率相差17%。^[14]第三,“百分比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招生的自主权。“百分比计划”替代高校确定录取标准,即使在高选择性大学,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大约有3/4的学生根据高中成绩排名自动录取,而只有1/4的学生由高校根据申请者的高中成绩、SAT成绩、学生家庭背景和个人素质等多方面综合录取。录取标准逐渐由高中而不再是高校决定。第四,“百分比计划”引发了美国式的“高考移民”问题。美国各州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整合高中和全黑人高中存在整体水平和质量上的差别,“百分比计划”面向州内所有高中按比例统一录取,必然诱发学生转学到少数族裔数量占多数的普通高中或全黑人高中^[15],造成所谓“反常激励现象”(Perverse Incentive),即为了保证毕业成绩能够获得较好的学业排名,重点高中的学生宁愿转学至普通高中或其他低水平高中,以获得精英大学的录取资格。^[16]这与中国的“高考移民”类似,实质上却抢占了少数族裔进入本州大学的机会,也背离了“百分比计划”的初衷。

三、“百分比计划”的调整与走向

正如得克萨斯州州长佩里(Rick Perry)所言,“百分比计划”的录取方式可能会造成学校难以录取到相当资质的学生,因此按高中排名的录取方式不是最佳录取方式,有必要进行改革和调整。^[17]2004年,得克萨斯州政府首先举行州参议员听证会决定对“百分比计划”进行调整,这也意味着“百分比计划”已面临变动的命运。目前各州调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改变单一依靠年级排名的招生标准,

采用多种招生方案,形成多渠道录取模式。为了增加少数族裔学生录取比例,尤其是高选择性大学少数族裔学生比例,高校往往采取一定比例经由“百分比计划”招收学生,一定比例按学生种族因素招生的混合模式。同时,将SAT、ACT成绩优秀的学生也纳入招生范围。在得克萨斯大学和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其录取模式主要有三类:在支持“前10%计划”的前提下,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百分比计划”的自动录取;同时,对于SAT成绩超过1300分的学生也会考虑予以录取。那些经由“百分比计划”获得优先录取资格、却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将自动转入该校实施的第三种录取方式——“2004项目”(2004 program),该项目采用综合考察(holistic review)的标准,对学生的总体情况加以考虑,确定后即可被录取。^[18]

二是为了避免学生单纯追求成绩排名而在选课上避重就轻的现象,增加必修课的要求,要求学生必须完成公立大学指定的高中课程才能获得“百分比计划”的录取资格。得克萨斯州政府于2004年增加了对高中必修课的要求,包括9个科目,共30.5学分的高中课程,学生至少完成其中的26学分。加州大学则规定和认可了11学分的必修课程,佛罗里达州则规定了19学分的核心课程。^[19]

三是调整“百分比计划”的录取比例,限制本州学生录取人数,增加外地学生的录取机会。2009年,得克萨斯州立法部门率先通过《SB175法案》,强调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可以自行调整该校所认可的班级排名标准(2015年,得克萨斯州年级排名的标准已降到前7%),同时规定该校录取的新生中得州居民比例最多占75%。^[20]2010年起,加州大学也开始扩招州外学生,至2015年,加州大学招收州外学生比例接近17%。

四是完善“百分比计划”配套保障制度。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少数族裔学生的经济条件和学业基础决定了如果没有辅助措施,“百分比计划”将成为空壳。得克萨斯州率先设立了“得克萨斯州政府奖学金”,保证被录取学生尤其是少数族裔贫困学生能够免除高额学费。根据规

定,获得优先录取资格的学生将优先获得资助,以提升“百分比计划”录取规则的有效性。^[21]其他州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但“百分比计划”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就此停止,实际上有关“百分比计划”的存废之争正在酝酿之中,部分州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有关不同种族学生招生的新方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百分比计划”和“肯定性行动”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社会争论也因此出现反复与摇摆等倾向,使得未来“百分比计划”的走向呈现出不明朗的趋势。

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编号为《SAC5》(Senat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No.5的缩写)的宪法修正案提案,提出修改《209提案》,恢复以肯定性录取政策为基础的考虑种族背景的录取方式,以保障拉丁裔学生的入学机会,而不是“任由亚裔占据名校的多数名额”。加利福尼亚州自实行“百分比计划”以来,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不断攀升(加利福尼亚州华人人口仅15%,但加州大学系统里华裔学生占40%)。比较而言,拉丁裔和黑人学生则由于成绩不达标大幅度减少,远远低于人口构成比例,使得加州大学少数族裔学生(亚裔除外)比例严重不足。少数族裔高等教育入学率既达不到适龄少数族裔人口在全州适龄人口中的比重,甚至也达不到加利福尼亚州《209提案》之前的水平。州政府认为应当限制亚裔新生的数量,提高拉丁裔和黑人学生在加州大学系统中的入学比例。^[22]在此背景下提出的《SCA5提案》其初衷是为了缓解加州大学系统中少数族裔学生所占比例过少的情况,希望通过修改宪法,允许公立大学将种族背景重新纳入招生考虑范围,增加少数族裔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均各族裔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实现校园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新提案的实质是试图根据人口比例分配加州公立大学教育资源,并将矛头指向更为边缘的少数族裔亚裔。^[23]《SCA5提案》的提出也意味着肯定性录取政策在加利福尼亚州废止18年后,将重新面临写进州法案的可能,而“百分比计划”也可能将随着《SCA5提案》的颁布彻底

废止。毫无疑问,如果《SCA5提案》公投通过,将成为废止“百分比计划”、重启“肯定性录取政策”的标志,这势必对其他州的高校招生政策产生影响。^[24]

与加利福尼亚州相反,密歇根州终于在2014年通过了《密歇根民权倡议》(Michigan Civil Rights Initiative,简称MCRI),要求废止本州的肯定性录取政策。密歇根州从来都是种族学生招生政策争论的主战场。2003年,“格拉茨诉伯林格案”(Gratz v. Bollinger)和“格鲁特尔诉伯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宣告了联邦最高法院对于“肯定性行动”的一贯立场,即种族可以作为大学招生政策中的一个潜在因素,从而肯定了“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但法院对于“肯定性行动”的限制也暗示了社会对于种族学生招生政策的不满。2006年11月,密歇根州的选民以公投的形式、58%的支持率通过了《密歇根民权倡议》的提案。该提案禁止公立机构(如学校)以种族、肤色、性别或宗教为理由,对个人采取歧视或特别优惠政策。地方法院支持密歇根州的做法,但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则判决该提案违宪。该法案历时8年终于得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推翻了第六巡回法院的判决,裁定密歇根州禁止肯定性录取政策并不违宪。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只是基于公投程序合宪为由承认了这一动议,强调密歇根州的选民认为肯定性录取政策不合理则有权将之废除并写入州宪法,联邦法院无权干涉,但其实质则是同意了各州可以在不违宪的情况下,取消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裔的优惠政策。这实际上也给2014年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恢复肯定性录取政策的《SCA5提案》泼了一盆冷水。^[25]该提案的通过使得密歇根州成为继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及佛罗里达州之后,第四个以公投形式取消肯定性录取政策的州,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关“百分比计划”与肯定性录取政策的存废与争论再次展开。

更让人扑朔迷离的则是联邦最高法院对“费雪案”的判决。2008年,“费雪诉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案”轰动一时,直指得克萨斯州

所实施的“前10%计划”。费雪的学校排名不在10%之内,在剩下的名额选拔中也最终落选,因此学生家长以大学录取考虑种族因素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权利提出诉讼。2013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1的投票结果决定将此案发回联邦上诉法院重新审议,并指出如果学校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没有其他可行的种族中立录取政策保证机会平等以实现大学的多元化,则大学的录取政策仍可将种族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从而裁定肯定性行动仍可在大学招生中使用。^[26]第五巡回法院次年得出结论称,得克萨斯州在1998年实施了“前10%计划”,该法案以种族中立的录取方式,并不考虑种族因素,但未取得它所寻求的多样性,因此学校后期予以调整并采用了多种录取并行的方式,恢复考虑种族作为整体招生方法的一部分,这符合宪法和现行法律。^[27]2016年,联邦最高法院7名大法官以4:3的投票结果裁定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新生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的做法并不违宪,判决肯定了种族因素在大学招生中的合理性,这对宣称“种族中立”的“百分比计划”带来重要影响。如果考虑到《密歇根民权倡议》确认的各州可以在不违宪的情况下取消高校对少数民族裔的招生优惠政策,可以说,“百分比计划”存废之争愈加不可捉摸。但无论如何,“费雪案”的结果直接导致加利福尼亚州一度被中断的《SCA5提案》卷土重来。2016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众议会下设的教育委员会初步通过了由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邦塔(Rob Bonta)提出的《AB1726提案》(即《亚裔细分提案》)。该提案要求加州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从2017年7月1日起针对华人、印尼等亚裔居民额外进行族裔详细情况的登记,并一度引发了华人社区的愤怒与抗议。

四、反思

总体而言,“百分比计划”自实施以来虽然受到种族中立主义者的吹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却远未实现大学的多样化,也未有效增加少数民族裔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甚至助长了

美国式的高考移民和种族隔离的趋势，因此面临大的调整甚至取消的可能性。从肯定性录取政策到“百分比计划”，从加州《SAC5提案》的通过到《密歇根民权倡议》，再到“费雪案”的最新判决，高校招生政策的摇摆、反复反映出美国社会对于种族招生问题的矛盾与冲突，也勾勒出种族招生的争论焦点，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群体平等还是个体平等的艰难选择。“群体平等”与“补偿正义”相伴而生，成为美国“肯定性行动”的理论基础。布莱克门大法官（Harry Blackmun）在1978年“贝克案”（*Regents of the Univ. of California v. Bakke*）中的名言——“为了克服种族主义，我们不得不先把种族纳入考虑……为了平等对待人们，我们不得不差异化地对待他们”^[28]，也成为高校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有力依据。但肯定性录取政策一直面临存废的激烈争论，由此引发的“逆向歧视”等问题长期困扰着肯定性录取政策的合宪性解释。而标榜“种族中立”的“百分比计划”宣扬个体平等的基本精神，却使少数族裔学生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力图将“个体平等”和“群体平等”两者兼顾而又皆不可得，既无法真正实现个体平等，也无法解决群体平等的困扰，反而带来种族间更为激烈的对立与冲突，暗示了个体平等理论和“百分比计划”本身的局限性。理论的冲突导致了实践的摇摆与反复，密歇根州力图废除肯定性录取政策，而加利福尼亚州则希望废除“百分比计划”、恢复肯定性录取政策，两种不同取向的政策争论还将继续，而有关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的争论似乎始终缺乏共识。

第二，多样化与质量的权衡与抉择。1978年大法官鲍威尔（Lewis Powell）提出了“多样性益处”（*Benefits of Diversity*），为高校招生中少数族裔的特殊优惠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他援引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认为大学有权制定政策促进学生来源和校园环境的多样化。自此，多样化成为被法律认同、令人信服的、符合政府重大利益的标准，联邦最高法院也一直坚持种族可以作为大学招生中的一个潜在而灵活的因素，并认同大学

在坚持多样化原则下对学生进行综合考量，而不必拘泥考试成绩的高低。同时，多样化也被认为是质量的一个组成因素，公众普遍相信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将给学生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乃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性。但无论是肯定性录取政策还是“百分比计划”，在增加少数族裔学生录取率、提高大学学生构成多样性和促进校园文化多元化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学生质量下降的问题。通过降低学术标准、录取“不合格”的学生不仅影响教育质量，同时也牺牲了效率，政府不得不增加拨款，帮助这些学生进行“补习教育”，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第三，少数族裔学生入学机会与发展问题的争论与反思。据预测，2025年美国少数族裔适龄学生人口将占全美大学适龄人口的45%，如何在提升低收入家庭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大学机会的同时，保证少数族裔学生的发展质量，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研究发现，入学机会的增加并不代表少数族裔学生的发展，少数族裔学生的大学辍学率明显高于白人学生，而少数族裔学生的毕业率则远低于白人学生。“错配理论”（*The Mismatch Theory*）强调让不符合标准的少数族裔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实质上损害了少数族裔的利益，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辍学和无法毕业的危险，因此建议少数族裔学生应该进入竞争较小、要求更低的学校而不是精英大学。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学生进入两年制大学学习，相反白人学生则更多进入四年制大学，这种大学内部的学生分化现象日趋明显，其结果则是种族隔离与矛盾更加尖锐。对此，研究者认为美国少数族裔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点不应该只停留在扩大少数族裔入学机会和录取人数上，更应该注重少数族裔学生被录取后的学业成就、发展以及融入大学生活和对校园内文化多样化的促进程度上。

参考文献：

- [1] 覃红霞，刘海峰. 美国弱势群体入学政策的法律审视与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15（3）：91-96.

- [2]詹姆斯·科尔曼.普及知识:被忽视的公共教育目标[J].教育与考试,2016(5):21-30.
- [3]Top Four Percent [EB/OL].[2001-03-15].<http://www.ucop.edu/news/archives/2001/nov15art1.htm>.
- [4]Gorman. S. The 4 Percent Solution [J].The National Journal,1999(19):774-775.
- [5]Fullinwider. R.K., Lichte nberg .J.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Justice, Politics, and College Admissions[M].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 190.
- [6]Long, M.C. Affirmative Ac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What Do We Know ?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7(2) : 315-330.
- [7][8]Percent Plan: How Successful Are They?[EB/OL].[2015-12-9].http://www.diversityweb.org/digest/vol7no1-2/percent_plans.cfm.
- [9]Texas House Bill 588, section 51.803[EB/OL].[2015-12-9].<http://www.utexas.edu/student/admissions/research/HB588Law.html>.
- [10]Cullen, J.B, Long, M.C, Randall, R. Jockeying for Position: Strategic High School Choice under Texas' Top Ten Percent Plan[J].Th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3(17) : 32-48.
- [11]Catherine Horn Stella Flores. Percent Plans in College Admiss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States' Experiences.[EB/OL].[2016-2-16].<http://www.civilrightsproject.harvard.edu>.
- [12][14]Freshman Admissions by Campus, Ethnicity Fall 1994-2010. Admission and Enrollment. Infor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trieved on Feb.28. [EB/OL].[2015-12-9].<http://data.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student/stu-admissions-enrollment.html>.
- [13][15]Moore J. Race and College Admissions: A ca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M].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5:188、187-191.
- [16]Cullen J B, Long M C, Reback R. Jockeying for Position: Strategic High School Choice Under Texas' Top Ten Percent Plan '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3(1) : 32-48.
- [17]Jonathan D. Glater. Diversity Plan Shaped in Texas Is Under Attack [N]. The New York Times, 2004-06-13(A1).
- [18]Denniston, Lyle .Argument Analysis: Now, Three Options on College Affirmative Action [EB/OL]. [2015-12-9].<http://www.scotusblog.com/2015/12/argument-analysis-now-three-options-on-college-affirmative-action/>
- [19]Flori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nformation: Talented Twenty [EB/OL].[2014-06-10].<http://www.fldoe.org/Talented20>.
- [20]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For Eligible Freshman Applicants: Automatic Admission[EB/OL].[2014-06-10].<http://bealonghorn.utexas.edu/freshmen/decisions/automatic-admission>.
- [21]The Top Ten Percent Plan: Essential Facts for Parents, Students,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Counselors [EB/OL].[2014-06-10].<http://www.e-bookspdf.org/download/top-ten-in-texas.html>.
- [22]Senat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No. 5.Retrieved on Feb. 20.2014[EB/OL].[2014-02-20].http://Avuw.Ieginfo.ca.gov/pub/i3-4/bill/sen/sb_0001-0050/sca_5_bill_20130530_amended_senv98.html.
- [23]Senat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No.5-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B/OL].[2015-03-11].http://en.wikipedia.org/wiki/Senate_Constitutional_Amendment_No._5.
- [24]Sun, Weichi. Anger grows over education amendment [EB/OL].[2014-04-25].<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4/0425/c353596-20570100.html>.
- [25]Adler, Jonathan. Supreme Court upholds Michigan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EB/OL]. [2015-12-1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4/04/22/supreme-court-upholds-michigan-civil-rights-initiative>.
- [26]Fisher vs.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EB/OL].[2015-12-09].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2pdf/11-345_15gm.pdf.
- [27]Hennessy-Fiske, Molly. For black Students at Texas, Supreme Court Remarks Are a Burden Added [EB/OL].[2015-12-20].<http://www.latimes.com/local/education/la-na-black-ut-students-story.html>.
- [28]Reg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438U. S.65[EB/OL].[2015-12-09].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prINTER_friendly.pl?page=us/438/65.html.

Blowing Hot and Cold: Appraisal and Reflection on the Tread of the 'Top Percent Plan'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QIN Hongxia, YANG Yut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n alternative to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mission policy after Affirmative Action plan, the Top Percent Plan is to ease the contradiction caused by the affirmative plan and ensure th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rate of ethnic minority in Texas, California and Florida. But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policy, certain complicated problems have turned up, for instance, the register rate of minority freshmen has been declining. Moreover, Top Percent Plan has been leading to contradictory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herefore, some main adjustment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however, the new policy has been wobbly and repetitive in several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long term,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Top Percent Plan is not optimistic.

Key words: Top Percent Planning; Affirmative Action Plan; ethnic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 opportunities

本文责编:曾晓洁

● 学术会议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高端研讨会举行

2017年12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与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联合举行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高端研讨会。副校长周作宇、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教育专家肖丽萍、俄罗斯文化中心教育项目官员安德列·卡申以及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周作宇在致辞中表示,“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息息相关。跨境教育、教育援助以及全球治理都是实现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举措。学校要着力打造“学术共同体”和“青年共同体”,通过跨境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

与会专家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教育治理、跨境教育、教育援助、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五方面展开深入研讨。肖丽萍介绍了世界银行在教育援助方面的使命、方法、途径以及成果和影响,建议我国在教育援助方面开展以“数据和研究”为导向的课程设置与学习方案制定。安德列·卡申指出,中俄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延伸到政治、经济、精神、人文等各个领域,希望到2020年两国互派留学生达到10万人,并表示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来俄罗斯留学交流与访问。

本次研讨会对“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出了许多新方向、新战略、新思维和新路径,取得丰富的研讨成果。